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

第十一回 伊通守改省到山東 陳兩堂深宵留滬北

且說紫旒走到金月梅家，抬頭著時，那房子早已貼了租帖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暗想是幾時搬去的，何以不給我一個信？正在呆呆的出神，忽然一個女子手提著水鉢子走過，紫旒便向她問訊。那女子道：「這屋裡的金月梅嫁了人了，他的娘也跟了過去。」紫旒又驚道：「是嫁了那個？」那女子道：「這個倒不十分仔細，聽說嫁的是山東人。」旁邊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站在那裡，聽他兩個說話，聽到這裡，忽然插口道：「她嫁那個，我可曉得。」紫旒忙問：「嫁的誰？」那小孩子道：

「他嫁的一個姓伊的，叫甚麼伊紫旒。」紫旒聽了，不覺一笑，只得出了梅春裡。心中滿腹狐疑。想起五少大人向來與月梅蹤跡極密，莫非嫁五少大人去了？一面思量著，便坐上車子，走到五少大人公館去，誰知也是一般的高高貼著租帖。紫旒不覺又是一嚇，難道討了還不算，還帶走了？只得仍舊坐了車子回家，思量今番這官照怎樣贖得回來！

出了一會神，忽然陳兩堂急匆匆的走了來，氣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哭喪著臉喘了半天，方才略定說道：「紫旒！你，你，你，你看，夢蓮還是個人麼？」紫旒被他這一句話，兜頭罩住，倒說不出甚麼來。兩堂又連連頓足道：「這，這，這秦夢蓮真正是狗□的忘八蛋，害死了人也！」紫旒聽了這一句話，想起昨夜的事，心中倒料著有八九分了，問道：「倒底甚麼事？你罵煞了他，我也不明白啊。」兩堂道：「今天大月底，我要開銷多少帳目，並且房租欠了足足三個月了，今天打算商量先付他一個月，暫免釘門。誰知昨天碰了他，約著碰和吃酒，我滿心希冀碰和裡頭，或者可以贏幾塊，誰知所贏又是你的，被你扣了去。然而還算好，不曾傷到老本。後來你走了，他卻來和我商量借二十塊錢，說因為出來得匆忙，把銀夾子忘在家裡，不曾帶得出來，今天一早就可以送還我的。我昨夜身邊連一元的、五元的、匯豐的、麥加利的、正金的，種種鈔票，還有四塊現洋錢，兩塊是安徽龍洋，一塊是北洋機器洋錢，一塊是天津通用的那一種立人兒，一股腦兒共是十七塊，一齊拿出來交給他。到了今天早起，我想欠債還錢的，總沒有一早送還的好人，不如自己走一遭罷。誰知到他家裡一問，他家裡也在那裡鬧饑荒，說他有半個多月沒回家去了，還央求我說，倘使遇見了他，千萬叫他回去。你想，這不完了！我又跑到寶樹衛衛，卻又時候太早，秦佩金還沒有起來，只有一個粗使老媽子說，還有客人呢，問她是甚麼客，她卻又胡裡糊塗弄不清楚。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想，這可惡不可惡？」

紫旒道：「誰叫你借給他來？既然上了他當，你此刻還不趕緊找他？」兩堂道：「他家裡也找他不著，叫我那裡找他？今天沒有別的商量，特來求你通融二十元錢，等我先料理了一個月房錢再說，不然，他帶了外國人來釘門，那可就糟糕了。」

紫旒道：「好如意的活！你上了十七元的當，要我賠你三元的利錢。莫說我沒錢，就是有在這裡，我也不能借給你這種冤人。」兩堂道：「算，算，算，算了罷，我知道你是個好人，你只當昨天的碰和錢沒有扣我的罷。」紫旒作色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？你不是來借錢，竟是來討債的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馬上就還你的二十，你可也馬上還我的二百來。」兩堂連忙道：

「你，你，你，你怎麼就動起真氣來了？我何嘗向你討債，不過請你暫免扣債罷了。」紫旒道：「借了人家的錢，在賭債上扣還，這等天字第一號的便宜事情，你還不願呢。」兩堂道：

「怎麼不願？但是馬上要釘門，這卻處？」紫旒道：「呸！誰叫你住到租界上來？既然住到租界，就少不免要受他的氣。」

兩堂默然半晌，又哀求道：「到底如何？你就多不能借，先借給我十二元，等我先了卻一個月房租罷。」紫旒道：「今天大家同是月底，大家同是賃房子住的，我今天也要付房錢，我的錢還不知在那裡呢！」

兩堂無可奈何，正起身要走，忽然一眼瞥見書桌上放著一個小小皮夾子，便走過去打開一看，裡面有四元洋銀。盡數傾出來一點，除了四元之外，還有十五角小銀元，因抓在手裡道：

「就盡這個借了給我罷！」說著回身便走，猶如逃跑一般。

出了鴻仁裡，一口氣跑到了四馬路北協誠煙館裡，開了一隻燈。堂信阿大是他熟人，送上煙槍來。兩堂便歎一口氣道：

「今天這個月底好難過！甚麼房錢咧，米店咧，柴店咧，裁縫店咧，鬧的頭也大了。家裡頭小孩子年紀小，女人們不懂事，只得守在家裡等他們來開銷，直守到此刻才得出來。還有一家洋貨店，有幾塊錢不曾來，我只好對不住不等了。好在只有一家人家，不至於鬧不清楚了，交代下來，才脫身到了此地。這裡我欠下幾個錢了？」阿大翻開帳本子看了一看道：「有限得很，只欠七角洋錢。」兩堂在身邊掏出七角小銀元來道：「來，來，來拿了去。咳，真正欠債不是家財。」說著躺下去吸煙。

一連呼呼的吸了四五口。忽的一下坐起來，把煙槍一丟，叫道：「阿大，你來！你來，你來！你拿紙筆來，我給你幾角錢。」

阿大連忙遞過，兩堂歪歪斜斜的開了兩張轎飯帳（凡宴於妓家，妓家犒客之僕從，人小洋銀二枚，曰轎飯錢。客僕不皆隨往，先以僕人名告之，妓家列紙記錄，謂之轎飯帳。他日客以寸紙書己姓及僕名，飭僕往取，其紙亦謂之轎飯帳，此上海之通例。近二十年來，赴宴妓家者，雖無僕人，亦必妄署一名，他日隨意給諸茶樓煙室之執役輩，以見好小人。亦一怪現狀也），交給阿大道：「這兩張都是寶樹衛衛秦佩金家的，一和一酒，都是秦老爺的主人。」阿大接過來說了一聲謝謝，便仍舊去干他的事。兩堂道：「你就去拿一拿，順便替我打聽秦老爺還在那裡沒有？」阿大聽說，便欣欣然的去了。過了一會回來了，說：「秦老爺在那裡呢！」兩堂聽說，又吸了兩口煙，方才坐起來說道：「這盒子裡還有一口煙，你代我裝上了，我就來。」

阿大答應了，兩堂就到櫃上掏出一角小銀元，兌了銅錢，出門坐了東洋車，徑到寶樹衛衛，下車入內，走到佩金房裡問時，說是秦老爺剛剛出去。問到那裡去的？回說不知。兩堂只得快快出來，仍舊坐了車子，回到北協誠，又吸了一盒煙。時候已經四下多鐘了，便出了北協誠，順腳走到棋盤街。在怡珍居門前走過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欄杆裡面坐著的正是伊紫旒，對面還坐著一個人，卻看不清楚了。兩堂便走到樓上，向前招呼，紫旒不免相讓坐下，又招呼泡茶。

兩堂又向同坐那個人招呼，請教貴姓台甫，原來那個人正是許老十。兩堂極道素仰。紫旒道：「你說與許先生是老朋友，為甚還要請教？」兩堂搭訕著道：「可不是老朋友麼？」許老十道：「兩翁廣交，我們或者會過，也說不定。」兩堂道：

「正是。兄弟從前也在杭州住過兩年，一定是在杭州會過的。我還記得初會是在三雅園，那時候許先生還好好像沒有留須呢！所以我不認得了。這會談起來，是不錯的。」許老十道：「兩翁在杭是幾年分？」兩堂屈著指頭計算了一會道：「光緒十五、六、七，這三年，我都在那邊。」許老十道：「那麼不對了。」

兄弟十四年分便到嚴州，住了七年，沒回杭州去過。」兩堂道：

「哦，哦，哦，不錯，不錯，是我弄錯了！」紫旒在旁聽得討厭，便插嘴道：「你不要胡扯罷。我問你，你可知道金月梅嫁的是誰？」兩堂道：「你，你，你，你又來了！十多年前的事情，我自然有點忘記了，想不上來，這幾天的事情，難道也忘了嗎？哦，哦，哦，還有，還有，我們那幾天要打公分送禮，卻找不著你這個人，以為你們交情厚，或者是單送了。後來吃喜酒那天，也看不見你啊！」紫旒滿腹狐疑道：「到底是那一回事？」兩堂拍手道：「你到底是真是假的？五少大人娶了金月梅，難道你認真沒有知道麼？」紫旒呆了一呆道：「此刻呢？」兩堂道：「此刻麼，只怕到了濟南府撫台衙門裡，當他的少姨太太去了。」紫旒聽了，默默無言，暗想：「從此侯門一入深如海，這一張官照，正不知何日可以贖回的了。」

原來紫旒寫信給子遷的那幾天，偶然和花錦樓有點小口角，賭氣不去；恰好遇了一家私門頭，內中有個蘇州女子，生得有幾分姿色，紫旒便在他那裡迷戀了幾天。正是坐對名花，足不出戶，連自己公館也不回去。他的意思，如此做作，好叫花錦樓聽見了，氣他一氣。這是千古癡心嫖客的行徑，不知那做妓女的看了，正是一點與他無乾，真正是何苦！恰好他這矯情造作的這幾天，正是

原

原

原

原

原

原

原

原

五少大人和金月梅雙星渡河的佳節。及紫旒事過氣平，回轉公館，家人把連日所接的信件及請客條子送上，這裡面便帶有一分五少大人的喜帖。他只看了幾封信，那些請帖以為都是事過情遷的了，便沒有看，因此一向不知這件事。

此時聽兩堂說了，方才懊悔起來。好在他為人曠達，懊悔過一陣，也就罷了。他向來告訴人家，總說是個廣東候補通判，後來這件事被人知道了，慢慢傳揚出去，人家就當笑話，說是伊通守改了山東省了。這是後話，表過不題。

且說三個人當下在怡珍坐到了五點多鐘，紫旒便邀許老十到一品香吃大菜，順便問兩堂去不去，兩堂焉有不去之理，便一同出了怡珍居，走到一品香，揀了個沿馬路的座位。紫旒是此間熟人，招呼格外周到。紫旒雖不再請客，卻也不就點菜，只和許老十兩個靠在煙榻上，唧唧噥噥的談個不了。兩堂只在窗外欄杆邊看看往來車馬，直等到六點多鐘，方才點菜入座。

兩堂餓極了，便龍吞虎嚼般吃了幾樣菜，方才罷休。誰知吃飽之後，煙癮隨發。進來時沒有開燈，此刻吃完了再要開起燈來，未免有點難為情了。好在這件事他常有預備的，便暗暗在身邊掏出指頭大半寸來長的兩個煙泡，放在嘴裡，故意多攪點牛奶在咖啡茶內，攪得涼了，呷了一大口，如法一咽，把兩個煙泡送到肚子裡去。許老十初次認得紫旒，擾了他的大菜，便要請看戲，又請了兩堂同去。一路走到丹桂戲園，在正廳第三排上坐下。紫旒問兩堂道：「你不要吃煙麼？」兩堂正色道：「你們總當我有煙癮，其實這東西，我雖然玩了二十多年，並不知怎麼叫個癮，說一聲不吃，就可以不吃的。不過閒著沒事的時候，總想擺弄他，借他做個消遣之法罷了。」說說談談，看完了戲之後，便大家散開，許老十回書局，紫旒到那裡也不必表他。